



# 江海激浪

革命印刷史料第五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

I251  
488  
2  
K250.6  
119  
2.5

# 江海激浪

第五辑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编  
江苏印刷印钞分会



1941/10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月

**B** 581405



江海激浪(第五辑)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编  
江苏印刷印钞分会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126 字数 17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

ISBN 7-214-00206-X

---

K·16 定价 1.5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希望广大印刷出  
版工作者继承  
革命传统，为四  
化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

韩培信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日

---

## 目 录

- 记韬奋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王彪岳 刘小清(1)  
以诚待人 以德感人……………王淮冰(10)  
——悼念石西民同志  
人民的知音 青年的榜样……………傅义桂(20)  
——记青年新闻工作者钱毅烈士
- 忆苏中新闻事业的创建……………徐 达(28)  
继往忆“抗敌”开来发“新华”……………甄为民(32)  
——《抗敌报》、《新华社苏中分社》追忆  
往事似烟更加潮……………高 斯(39)  
——关于新闻工作的一些回忆  
从《群众导报》到《前进报》……………张方荣(51)  
忆《新华日报》驻京办事处的采访活动……………文 焯(57)  
艰苦的战斗历程 光荣的革命任务  
——记“苏北印刷厂”的创建和演变  
……………张克威 顾志超 陈坚(62)  
从烽火中创业到现代化建设的宝应印刷厂……………厂史组(75)  
回忆解放战争初期的淮海印刷厂……………秦世民(84)  
白门楼下古战场 芦苇荡中搞印刷……………赵 森(89)  
深夜智取印刷机……………张锡文(92)  
——江湖报印刷厂购运机器夜行纪实  
苏中区党委印刷厂从创建到结束……………周洪奎(96)

盐阜“抗币”是在怎样情况下造出来的

- ……骆耕漠讲 于永喜、于仲山记(108)
- 回忆江淮印钞厂的战斗生活…… 倪高和(114)
- 忆苏中三分区印钞厂的战斗经历…… 杨 琦(119)
- 艰苦环境磨意志 理想信念是支柱…… 桂海清(123)
- 北撤时搞印刷票照工作的回顾

- 战斗在前沿阵地上的《雪枫报》…… 李元彤(127)
- 转战两省 坚持印报…… 陈友余(135)
- 我们在大别山上…… 陈 淦(145)

——回忆在皖西搞报纸工作的一段经历

- 兄弟之乡，战友之情…… 黄 棠(157)
- 用血和生命保住印刷机…… 陈清志(163)
- 忆参加济南和南京接收工作…… 吴克明(166)

- 洪波浪花…… 张山明(171)

——从抗战胜利到渡江的片断回忆

- 大众化的一次尝试…… 乐秀良(178)

——记《淮海战役(说书)》

- 忆解放战争中办油印快报…… 曹德进(182)
- 《文化》月刊的前前后后…… 须士辉(186)
- 在“反饥饿反内战”中南京印刷工人的斗争…… 孙耀华(196)

- 我党书报发行战线上一位好同志…… 吴 骥(204)

——忆刘铭烈士

- 早逝的流星…… 赵 诚(208)

——悼念诸克同志

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孔伟同志……………顾惠群(211)

江苏出刊较早的一张革命报纸——《赤潮》……肖纳摘(217)

大革命时期的无锡民国日报……………平波摘(219)

无锡最早的革命刊物——《青城导报》……………平波摘(222)

# 记韬奋在苏北抗日根据地

王庭岳 刘小清

“敌后的民主政治能办得这么好”

一九四二年十月，邹韬奋在上海生活书店同志的掩护下，经江阴、靖江、泰州到达了苏中根据地的骑岸镇，歇息在一座四合院里。

骑岸是一个不大的镇，韬奋到来的消息一下就传开了，居民们纷纷赶去看望韬奋。四合院的东厢房半掩着门，西斜的太阳把一束金黄的光照了进去。韬奋裹着一件蓝黑色的厚棉披风，面孔苍白而消瘦。因为旅途的劳累和途中应付日伪宪兵及国民党特务的盘查纠缠，他显得疲劳而虚弱。他独自坐在沙发上，默默注视着窗外。居民们看到这情形，唯恐打扰了他的安宁，收住了脚步，站在院门外，静静地向东厢房里张望着。

《新华社苏北分社》记者戈扬踮着足尖走进了东厢房。寒暄后，戈扬掏出笔和记录本。韬奋的眼睛忽闪着，冲戈扬耳语般地说：“谈谈苏北的情形，好吗？”说着，他从茶几上也拿起了笔。

戈扬问：“谈什么好呢？”

“就谈点民主政治的情形吧。”韬奋边说边用手示意戈扬坐近点，右耳也凑了过去。

戈扬首先谈起了这年五月盐阜区召开的各界座谈会的盛



况，讲了“三三制”民主政府产生的经过，描绘了盐阜区各界人士紧密团结抗日的情形。韬奋听着，记录着。接着，戈扬又谈到了刚刚召开的盐阜区首届临时参议员大会，与会代表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的地方官员；既有高级将领，也有普通士兵；既有腿带泥巴的农民，也有身穿长袍马褂的地主、绅士；既有信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也有佛教会的和尚、尼姑。穷人一扫过去的自卑，富人也失却了往日的威严，所有人无高低贵贱之分，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商讨民主与抗日的大计。韬奋听到这些时，脸上泛出喜悦的光彩，眼睛也亮了起来，记录的速度也加快了。有时戈扬讲快了，那怕是一个极小的细节，韬奋也会连连摆手，非要听个明白。

戈扬对韬奋十分崇敬。她几次想停下来向韬奋请教，但当地看到曾经用自己的笔和口激励过无数人前进的伟人，此时却是这样沉静，这样谦逊，如饥似渴地了解根据地的一切，她忽然明白了，她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启示”。

该讲的戈扬都讲了，室内出现了长久的沉默。好一会，韬奋才若有所思地放下了笔。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敌后的民主政治能办得这么好！”随即，他又埋下头，默默地考虑起什么，似乎是忘却了自己，也忘却了别人的存在。

### 想到战士们，病痛就减轻了

在苏中根据地，敌人的大小据点林立，敌伪频繁出扰，韬奋停留在骑岸极不安全。三天后的一天夜里，他在苏中行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的陪同下，由新四军一师某部护送，去比较安全的东台县。

此时，韬奋的病日渐沉重了起来。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

发期间，日军对香港进行狂轰滥炸时，一枚炸弹在离韬奋不远处爆炸，巨大的响声震破了他的右耳膜，此后，韬奋便处在颠簸流转之中，备尝艰辛，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休息和治疗。加上韬奋对因脑癌而引起的常发性的耳部剧痛视作“中耳炎”，未多加重视和对症治疗，因而使疾病越拖越重了。

乡间的小路狭窄而坎坷不平，韬奋在行进中显得很是吃力。刘季平想法找来了一匹马让他骑，但马蹄一顿一顿的，使他的耳部阵阵刺痛起来。再加上这里处于苏北水网地带，走不远就是一座小桥，韬奋就得一忽儿上马，一忽儿又下马，更加重了他的病痛。途中下起了雨。一次要过小桥，韬奋下马脚未站稳，一下滑倒在地。他半晌动弹不得，只是用双手紧箍着头。战士们都慌了，忙扶他起来，他摇头示意不要动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缓过一口气来挪动着身子，颤巍巍地站立起来，在战士们的搀扶下，又登上了马背。

部队的行动很是缓慢，但韬奋却在与无休止的剧痛激烈斗争着。战士们都被韬奋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为自己不能分担他的痛苦而内疚。韬奋尽量装着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安然地和大家谈起他在东江根据地的见闻，以消除大家的不安。他对刘季平说：“我虽然患着病，但当看到战士们在阡地里跋涉，有时还要进行战斗，自己的病痛马上就减轻了。”

几天后，韬奋抵达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东台县三仓河。一师和苏中党政领导人粟裕、陈丕显、管文蔚等同志都前去看望他，劝他在三仓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韬奋的病情得到缓解，人也精神了许多。于是他又忙碌了起来。他除了在三仓进行许多参观外，还赶到东台东部沿海垦区，与垦区干部、群众及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参观考察了垦区的民兵、妇女、儿

童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参加了垦区中小地主士绅座谈会。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韬奋兴奋地看到，在被国民党蒋介石所污蔑的“匪区”里，在被日本侵略者所宣称的“占领区”里，千千万万的民众被中国共产党武装和组织了起来，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战，从事着根据地的伟大建设事业。韬奋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不久，韬奋在陈丕显、管文蔚的陪同下，应邀到墩塘（东台县境内）参加有关会议。苏中区党委在墩塘召开了欢迎会。会场上悬挂着“热烈欢迎邹韬奋同志莅临指教”的大幅标语。韬奋在会上讲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叙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腐败、经济衰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形。他谈了对苏北根据地的观感，说他“过去十年来从事新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新民主政治”。他把国共两党作了比较，认为共产党是最讲真理，最讲民主，抗日最坚决，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国民党长期脱离民众，不讲信义，专制独裁，消极抗战，最终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内的抗战形势等问题的看法。他说，日本侵略者目前虽然占领了中国的不少城镇和乡村，但这不过是“局部的黑暗”和“一时的逆流”，他们占领的地方越多，灭亡的日子就越迫近。因为在他们的一切占领区内，在中国的一切沦陷区内，中国共产党都组织起了抗日的人民武装，实际上“中国没有沦陷”，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中国决不会亡国。

### 两个最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韬奋从东台转到盐阜区。他在阜宁县的孙河庄，受到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的欢迎。盐阜地

委机关报《盐阜报》的记者闻讯特地跑了七十八里路赶来采访他。

韬奋从病榻上勉强支撑坐起，温和而热情地向记者点头示意，准备答复询问。

记者问：“邹先生病中跋涉，辛苦万分，现在身体怎样？盐阜区人民关心着你，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答：“谢谢你和根据地人民的好意。我的病接受新四军医生同志治疗后，已大为好转，再经相当时期，当可恢复。我因在病中，来这里才几天，仅各处看了看，不能和大家多多地接近，也未能参加任何会议，希望大家多多原谅，并请转达我对盐阜区人民的谢意。”

问：“先生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发展趋势看法如何？”

答：“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空前有利，中国人民的抗战也越来越接近胜利。当前全国人民应督责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立即召集真正合乎民意的国民大会，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同时应加强作战，加强反攻，加强援助敌后。”

问：“先生对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怎样？”

答：“很兴奋。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实，充分而周到地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使全根据地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了敌后抗战；第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和‘三三制’的彻底执行，使民主政治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治。真使人兴奋极了。我看到老百姓热烈拥护政府，使我对于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韬奋虽形体瘦弱，但精力十分旺盛。他对记者说，希望自己的病早日痊愈，这样他就可以投入根据地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他还谈了自己的打算，准备在苏北住一段时间，办

一个刊物，希望报社的同志能支持和合作。

一九四三年一月间，日军在盐阜根据地外围集结重兵，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为了保证韬奋的安全，三师师部决定将他护送到黄海边的华成公司去。临行前，黄克诚同志反复交待说：邹韬奋先生是著名的文化人，护送时一要保证他的安全，二要护理好他的身体，一路上要特别小心。

和韬奋同行的还有音乐家贺绿汀等。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才赶到离华成公司还有数十里的大杨庄。当时大家疲劳极了，便进了杨芷江家。

杨芷江是开明士绅，曾当过军阀吴佩孚的秘书，做过某大学的教师。陈毅、黄克诚对杨做过许多团结教育工作，鼓励杨为抗日救国做些实际事情。后来，杨被当选为盐阜区参议会副议长，并做了一些抗日工作。韬奋到达后，杨十分高兴，连忙命家人安排食宿。不料这一消息被敌人探听到了。

第二天吃罢早饭，杨芷江正在屋里和韬奋谈论，伪“徐海剿共指挥部”副指挥徐继泰带了一团人，突然占据了大杨庄。徐本人则带了几名随从直扑杨芷江的家。杨听得院里有嘈杂声，从里屋走出进了客厅，徐也一脚从门外跨了进来。徐挥舞着盒子枪，恶狠狠地要杨交人。客厅与里屋仅一门之隔，杨和徐的谈话韬奋听得清清楚楚。他从杨芷江的话里听出来人就是徐继泰。他在苏北的几个月中，多次听人提到过徐。徐原是苏北有名的土匪头子，手下有数千名爪牙，常年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是苏北的一霸。徐自投靠日伪后，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韬奋正在考虑对策，猛听徐吆喝要搜，他毅然起身，拉开门挺身而出，大声道：“慢！”紧接着正言厉色地说：“我就是邹韬奋，蒋介石也看过，你要看就看吧。但是，你们不得为难杨先生，否则，共产党定不会轻饶！”

徐继泰瞪眼看了看，只见韬奋双手叉腰，挺胸昂首，两眼射出愤怒的光。他不由得后退了几步，联想到韬奋其人，心里怵了。他早就听说过，邹是救国七君子之一，他辞掉参议员要职，离开重庆后到处写文章、发表演说反蒋。蒋恨邹入骨，下令缉拿邹，但都无济于事。邹并非平常人物，动了他可是祸多福少，想到这里，徐慌得连忙拱起双手，恭恭敬敬对韬奋行了一礼说：“先生远道而来，今日打扰您了，是在下的失礼。我叫徐继泰，过去看过邹先生的文章，心里很佩服。您是抗日救国七君子，我今天来这里，一是怕日本人伤害了您，特地来保护您的；二是在下备些薄礼，想奉送先生。”韬奋怒斥道：“我是抗日救国的，汉奸的礼物我不能接受。你如果有良心，希望你不要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当帮凶，杀戮自己的同胞！”徐唯唯诺诺，边退边说：“是，是，希望先生以后写文章，不要骂我是汉奸。”

二月中旬，日伪出动两万余人，分兵五路，对盐阜区发动了疯狂的“扫荡”。此时韬奋转移到了华成公司。华成公司是民族资本家开办的棉垦农场，靠近海边，附近无大的海口，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盐阜报社也在这里。公司负责人张仲惠先生和当地的士绅及合德镇工商界人士为欢迎韬奋，举行了一次宴会。席间，大家无不称颂韬奋多年来从事民主和文化事业的伟绩，并讲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是如何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抗日事业出力的。

韬奋身处华成垦区，本可悉心疗养，但他却时刻关注着盐阜区的反“扫荡”情况。他自己不便行动，就派人去报社打听消息，请人将每天的报纸读给他听。当听到日伪在“扫荡”中对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时，他愤慨万分；当了解到盐阜军民灵活机动、机智勇敢地严惩来犯之敌，消灭敌人

的有生力量时，他又异常兴奋起来。

在一次座谈会上，韬奋感叹地谈了他的经历后，说：“这次来苏北，再次亲眼看到敌后的民主政治象一朵奇葩似的在强敌环伺、围攻下开放出来。”“只有在枪刺的保护之下，才能建立民主！”他列举了盐阜区反“扫荡”的事实，说明敌以重兵“扫荡”，但盐阜区的民主政治却巍然不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盐阜区人民有自己的军队和人民武装。

### 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

韬奋在华成公司期间，经医生确诊，他患的并非是“中耳炎”，而且病情较前加重，脑部剧疼每天都要发作几次，一般的常规治疗已无济于事。同志们劝他回上海治疗，他不同意，一心要去延安。当他知道这是华中局和陈毅同志的决定时，只好允诺了。

韬奋在部队的护送下又出发了。他已几日没有吃饭，人瘦了许多，经海风一吹，面孔显得黑而憔悴。路上，碰巧遇到了戴伯韬同志。见到了老朋友，韬奋喜出望外，忘却了自己的病痛，扑上前去，脸紧紧贴着戴的脸，双手也紧搂着戴的腰，半晌才放下来，用手指顶着戴的鼻尖说：“你也在这儿！”欢欣之情溢于言表。当他听说戴在盐阜区从事文教工作时，便按着戴的肩说：“来，来，坐下来，你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我正缺少这方面的内容呢。”说罢，二人席地而坐，韬奋一边听一边用笔记着，还自言自语说：“这些新鲜事我了解得太少了，我的知识太少了”。

后来，韬奋也热心地向戴伯韬介绍了东江根据地的情形。他说，东江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情况和这边一样好，民主的行政组织也和这里相仿。他们谈了好长时间。临别时，韬奋

一再要戴替他搜集根据地各方面的材料，因为他“已决心写一本关于苏北的书”了。并说敌后的一切，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我下次再来苏北时，还要进行深入的采访”。“但是，在这不长的时间内，我对敌后终于有所了解了。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因为新中国的雏形在东江、在苏北、在陕北和其他一切根据地里形成了”。他还紧紧抓着戴的手，热切地说：“我本来早就想到延安好好学习，谁知事与愿违，因病受到阻碍。我只希望病快地好，好了，我就立刻回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初，韬奋从盐城东面的斗龙港上船，由海道回到了上海，经医生诊断为脑癌。据医生讲，此病非开刀不可。华中局为了救治韬奋，想了各种办法，作了最大努力。

当韬奋知道自己的病情后，表现极为乐观。他在与病魔的痛苦斗争中，再次向党提出申请，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他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很兴奋地谈起了在苏北的考察情况。在提到盐阜区的反“扫荡”情形时，他说：“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用这样强大的兵力‘扫荡’，可是共产党、新四军和所有的开明地主、资本家团结一致，互相保证，坚持不屈，最后取得胜利，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成功”，“今天我真正了解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决不是只有形式的寒暄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了生死之交。”他在信中还说，他虽然在病中，但却十分向往苏北，要求重返苏北。他恳求说：“我死，要死在苏北，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



# 以诚待人 以德感人

## ——悼念石西民同志

王 淮 冰

“我觉得一生大难不死，至今皓首，年过古稀，也很已够本，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如老天开恩，则多看几年花花世界，如马克思相召，随时也可奉召前往。心地光明，没有包袱，所以心情乐观，可以告慰老友。”

这是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病中的石西民同志给我的信中的一段话。尽管当时他已“心脏、肾脏一齐告急”，“步履维艰，每日头脑昏昏”，但仍以乐观心情，安慰挂念着他的远方老友。“人老了会更念旧，最大幸福为老友相聚，可惜不容易”。那知道，四十八天之后，她的女儿石小国突然从北京打来报丧的电话；七十五天之后，这位“心地光明，没有包袱，心情乐观”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闭上眼睛，安详地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中的花丛中。在哀乐声中，我热泪盈眶，默默地站在九百多人组成的长行列中，带着他的南京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嘱托，缓缓地走近他的遗体，深深三鞠躬，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今后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遗容。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们再也享受不到和他倾心交谈的“最大幸福”了。